



黑色金融系列

交易场

[英] 迈克尔·里德帕斯 著
Michael Ridpath

侯萍 闻炜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列

FREE TO TRADE 交易场

[英] 迈克尔·里德帕斯 著
Michael Ridpath

侯萍 闻炜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Free To Trade
Michael Ridpath

Copyright © 1995 Michael Ridpath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lake Friedmann Literary, TV and Film Agency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根据 Harpercollins 1995 年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交易场 / (英)里德帕斯著;侯萍,闻炜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黑色金融系列)

ISBN 978-7-02-008394-7

I. ①交… II. ①里…②侯…③闻…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
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2730 号

责任编辑:刘 乔 装帧设计:黄云香
责任校对:刘晓强 责任印制:史 帅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01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 插页 2

2011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8394-7 定价 28.00 元

前 言

金钱的灵魂

2010年10月26日下午,一架深蓝色直升机从拉斯维加斯冲向晴空万里的蓝天。我鸟瞰下面繁华如梦的拉斯维加斯大道,只见大道两旁的世界顶尖级豪华酒店摩肩接踵,金碧辉煌。“迈克尔描写的投资项目是哪一个呀?”我不禁想起《交易场》这部金融小说里描述的黑幕交易债券项目之一:塔希提大饭店。

1995年,迈克尔·里德帕斯的处女作《交易场》出版,将世界上最大的伦敦和纽约金融交易中心推到读者眼前。然而,作者并没有停留在每分钟都让人紧张屏息的交易大厅里,而是剑走偏锋,引领读者走进一家规模不大的投资股份公司,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交易员的眼睛里,映射出交易场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瞬息变化,从而揭示了资本市场高风险高利润的本质,当然,交易黑幕也不可避免。如同蔽日的乌云一样,再久也有散尽时,黑幕终究要被揭开,为追逐金钱而出卖灵魂的浮士德们,永远是交易场上的鬼魅,受不住阳光的温暖和光亮。

按当下的标准,作者笔下的主人公保罗·默里堪称年轻有为的精英人士——他具有一块剑桥大学毕业生的金字招牌,他曾荣获奥运会长跑铜牌得主的桂冠。保罗大学毕业之后在一家美国银行干了六年,转而应聘到一家投资股份公司担任初级交易员。“我穿过那些橡木门,走进德琼股份有限公司交易室。比起投资银行的交易室,或者昼夜不停地从客户手里买卖证券的经纪人交易室,这个交易室要小得多。”“然而,即使是在相对风平浪静的时刻,交易室里也会弥漫着一种紧张压抑的气氛。我发现这种气氛极富刺激性。在这里,二十亿英镑的命运可非同儿戏,得缜密考虑。各种信息通过电话、电视屏幕和报纸源源不断地涌来。这些信息经过分析、辩论和筛选,然后综合归纳。于是,做出决定,购买这种证券,抛售那种证券,或者干脆按兵不动。每一个决定均会导致上百万英镑的流动。如果我们决策正确,我们的客户就能净赚几万或者几十万英镑,但如果我们决策失误……其责任则毫不留情地要由我们全体承担。”

当时,互联网技术尚未普及应用,所有证券交易活动主要通过电话完成。每张交易台上电话仪表板指示灯的一明一灭,主宰着多少金钱梦的实现和破灭!细细长长的电话线,涌动着金钱的声浪,牵扯着掘金人的神经。每当有电话打进来时,并听不到振铃声,只见信号灯频频闪烁,是如此温柔的诱惑,却又那般咄咄的逼人。电话线两端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构成了交易行情的大起大落,恣意流淌着写意人生的一喜一悲。

华尔街,只是纽约一条普普通通的街,路牌上写的街名也普普通通,与其赫赫声名相比,显得异常朴素和谦逊。纽约布卢姆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的交易场地,在华尔街既算不上最大也并不是最先进,然而其经营活动却最为活跃:数百张交易台伸展向四面八方,电子大屏幕上滚动显示着最新消息、股票价格以及世界各地的当地时间。一群身穿统一白衬衫的男人,围着交易台忙碌不停,其间夹杂着几个

身穿紧身裙装的女人,大都担任助理和秘书。交易场地历来是男人的一统天下。男人更加理性,女人比较感性,是因为地球上的男人和女人来自不同的星球。

电话仪表板上指示灯闪烁着,如同眨眼的星星一样神秘诡异。布卢姆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的“顶尖生产能手”卡什,他在电话里的声音无论什么时候都是那样热情洋溢。作者诙谐地为这个人物取名“卡什”(Cash),意思是现金。因此,卡什说话时,很容易令人联想到赌场吃角子老虎机哗啦啦流下来的一堆金币声。而交易员弗雷德的声音却镇定自若,语速轻缓而从容不迫,使人充满信心,感到值得信赖。从伦敦来到纽约出差的保罗看到:“整个交易场地生机盎然,人声鼎沸;人们在急切地传递信息,讨价还价,辱骂叫喊和买进抛出。站在交易场地的边上,我发觉自己正身处资本主义美国那个怦怦跳动的心脏部位,所有金钱都是从这里流向这个国家的各个机构部门。”

保罗似乎听到了金钱流动的声音,不由得想起他的上司汉密尔顿在电话里的声音。汉密尔顿的声音温和而镇静,微微带着些许苏格兰腔调,宛如一杯上好麦芽酿造的威士忌,能够抚平听者的紧张情绪。保罗与汉密尔顿的关系好比一条优美的贺拉斯曲线,起初是雇主与雇员的关系,继而是恩师与高徒的关系,保罗甚至觉得自己与汉密尔顿的关系情同父子。最后,他们是分别代表正义和邪恶的对立关系。

正当保罗踌躇满志,准备在交易场上大干一番的时候,他偶然发现了一种为美国内华达州一个赌场发行的债券暗藏猫腻。接着,他的同事兼挚友黛比突然遇害身亡。保罗不顾个人安危,开始调查黛比的死因和这笔跨国集资舞弊交易的黑幕。调查结果让保罗一时难以接受:这笔幕后交易的操盘手和杀害黛比的元凶竟是他一向钦佩的汉密尔顿。

“汉密尔顿认为人生就是投机,而且要做赢家。赚钱让他迷了心窍。他喜欢的不是钱本身,而是赚钱的过程,而且他还是个冒险家。我想他是厌倦了公平交易,想找点更刺激的,就是最高明的犯罪,神不知鬼不觉地偷他几千万。我敢打赌,他从中得到了极大的快感。”什么逻辑?从犯罪过程中寻找刺激寻找快感?这种变态心理的根源出自何处?人性的贪婪?

塔希提大饭店赌场与任何赌场一样,四壁没有窗户,白昼与黑夜不分,让人感觉不到季节变化和时间流逝。“到处全是闪闪发亮的美元符号、灯光和人面,一切都是为了追逐金钱。这使我心中颇感不安。”保罗看惯了交易台屏幕上闪烁不已的绿色数字,尽管绿色数字也是金钱,然而当他亲眼目睹无情赌场上赤裸裸的金钱交易时,他的良知在麻木混沌中逐渐被唤醒,他听见了金钱的声音,仿佛看到了金钱的灵魂。

正是在这个大饭店,他与塔希提项目的主人欧文·派珀正面交锋,为最终揭开黑幕找到了突破口。正义得到伸张,沉冤得到昭雪,投资人的利益受到了保护,金融业的信用和交易员的职业操守经受了考验。以保罗为代表的大多数人,依然能在金光耀眼的金钱堆里坚守道德底线,保持头脑清醒,敢爱敢恨,弘扬人性的善良与力量。

侯 萍

2010年11月22日于南京乌衣巷

第一章

转眼之间,还不到半小时,我就损失了将近五十万美元。正在这当儿,咖啡机又坏了。今天看来情况不妙。五十万美元可不是个小数目,而这会儿我又非常需要来杯咖啡。

这是七月里一个静谧的星期二。今天开始时一切正常。在德琼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我的老板汉密尔顿·麦肯齐外出了。我一边重新阅读着刊登在《金融时报》上的一篇乏味报道,一边哈欠连天。那篇报道写的是关于昨天发生的一桩虚张声势的事情,其实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我周围的那些交易台半数以上都空着;有的人外出公干,有的人休假去了。空空的桌面上凌乱地散落着电话机和纸张。混乱的场面暂时消歇了。屋里的气氛更像是图书馆,而不是交易室。

我抬眼朝窗外望去。伦敦城那一幢幢灰不溜秋的高楼默默矗立,直指苍穹;下面街道上弥漫着令人昏昏欲睡的暑气。我注意到西面一百码处,一只隼在绕着商会保险大厦的楼顶翱翔。赫赫有名的金融中心陷入了休眠状态,很难使人相信那里正在发生着什么。

我面前的电话板上，一豆孤灯闪烁起来。我拿起电话听筒：“喂？”

“保罗吗？我是卡什。它来了，我们正在做。”

从那浓重的纽约口音里，我听出来是卡什·卡拉汉，美国一家大投资银行——布卢姆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的“顶尖生产能手”。他声音里流露出来的急促口气使我在椅子上有点坐不住了。

“什么来了？你在做什么？”

“我们在十分钟之内就要进新瑞典债券了。你想知道价格吗？”

“是的，请讲。”

“那好。债券金额为五亿美元，9.25%的息券^①。十年期，开盘价99。收益率9.41%。清楚了吗？”

“清楚了。”

瑞典人正在通过发行欧洲债券的办法借贷五亿美元。他们利用布卢姆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作为包销商。布卢姆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的任务就是把债券卖给投资人。“欧洲”的意思是指该债券可以出售给全世界的投资人，而决定是否买下它正是我的工作。

“9.41%是个很不错的收益率，”卡什继续说道，“十年期的意大利债券收益率是9.38%，而且没有人会认为意大利债券能与瑞典债券媲美。加拿大债券更能说明问题，收益率只有9.25%。这还用得着多想吗？这债券肯定会看涨。明白我说的意思吗？要不要我给你买下一千万？”

即使是在市场行情最好的情况下，卡什的销售热情也是十分高涨。现在手上有五亿美元要抛售，他更是兴奋得不知天南地北了。不过，他说的也有道理。我在计算机上敲了几个键核算了一下。如果新债券收益率真要跌到加拿大债券9.25%的话，那就意味着售价

^① 附于定期票据之上，可定期撕下换取利息的票券。

将从 99 升到 100。对于任何一个投资者来说,迅速以原始发盘价买下债券都会获得可观的利润。当然,如果债券发行失利,布卢姆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将不得不降低售价,一直降到该债券收益率高到足以吸引买主为止。

“等一等。这笔交易我得考虑考虑。”

“行。但你得快点。你该知道我们已经给了东京三个亿。”电话挂断了,卡什又忙着去接下一个电话。

我几乎没有时间去收集信息再做出决定。我敲出了哈里森兄弟公司推销员戴维·巴勒特的电话号码。我把卡什的话对戴维重复了一遍,并征求他对这笔交易的意见。

“我不喜欢这个债券。尽管听起来价格不错,但你还记得两星期以前上市的世界银行发行的债券有多么糟糕吗?眼下没有人购买欧洲债券。我想我在英国的客户谁也不会去买它的。”戴维那清清楚楚、不紧不慢的语调透着颇有分量的经验之谈和分析洞彻的真知灼见。大多数情况下,他的判断都准确无误,从而逐渐培育起一个忠实的客户群。

“你的看法很有帮助,谢谢。”说完,我挂上了电话。

又一个指示灯闪烁起来。这回是克莱尔·杜哈梅尔打来的电话。她是一个能言善辩、很有推销能力的法国女人,为洛桑-日内瓦银行出售债券。

“保罗,你好。日子过得怎么样?你今天准备从我这里买点债券吗?”她那低沉沙哑的口音是精心斟酌过的,甚至连铁石心肠的客户听了也难免不为之心动。

那天上午,我根本无暇听克莱尔在电话上调情闲聊。尽管克莱尔竭力藏而不露,但她确实具有过人的判断力。我急需听听她的意见,“你认为新瑞典债券怎么样?”

“简直可笑!那不过是个蹩脚货,十足的蹩脚货。我讨厌眼下

的市场行情。我的客户以及我的交易员也有同感。实际上,要是你想买的话,我敢保证他们会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你。”

她的意思是,她的交易员对新瑞典债券毫无好感。一旦该债券上市,他们将设法把债券抛出去,以期今后以更便宜的价格重新吃进。

“布卢姆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说,这笔交易的大部分已经投放到东京市场了。”

克莱尔略带愠怒地答道:“我得眼见为实。当心点,保罗。很多人由于听信卡什·卡拉汉的话赔了大钱。”

接下来几分钟里,我面前仪表板上的指示灯频频闪烁。推销员们纷纷来电话洽谈生意,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喜欢这种债券。

我需要仔细考虑一下,便吩咐我们的助手卡伦把所有打进来的电话都挡回去。我喜欢这笔交易。眼下市场非常疲软是事实。两星期以前世界银行发行的债券进展不利也是事实。但是,打那以来不曾发行过新债券。我感觉到投资者都手攥现金等待时机购进合适的债券。这新瑞典债券很可能就是他们所期盼的债券,其收益率显然颇具吸引力。

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日本方面。如果卡什说的是实话,他们的五亿美元债券确实已在日本售出三亿的话,那么,这笔交易会非常看好。不过,我该相信卡什吗?他该不是把我这个在证券市场仅仅摔打了六个月的二十八岁新手当傻瓜吧?要是汉密尔顿在这儿,他会做出什么决定?

我环顾四周。我想应该与杰夫·理查兹讨论一下此事。杰夫是汉密尔顿的副手,负责掌管本公司在货币和利率方面的战略目标。但此君凡事都喜欢以极其精确的经济分析为依据。他可不喜欢做新债券交易。我朝他的办公桌望过去,见他正在把一本统计账簿上的数字输入电脑。最好还是别去惊动他。

除了卡伦之外,办公室里仅有的另一个人是黛比·蔡特。不久之前,她一直在从事由本公司控制的资金管理工作。两个月前她才上交易台,经验甚至比我还要少。但是,她思维敏锐,我经常与她讨论一些看法。她的交易台就在我旁边。她坐在那儿,一直在饶有兴趣地关注着正在发生的一切。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她,想从她脸上寻找决定。

“我不知道你遇到了什么问题。不过,还不至于要自杀吧。”她说道,“你看上去像是要跳窗似的。”她那宽宽的脸上绽开了笑容。

我也对她报以微笑。“只是在考虑。”我说。我向她简单地讲了讲卡什所说的新瑞典债券情况,以及他的竞争者对这笔交易所缺乏的热情。

黛比仔细倾听着。她思索了片刻之后说道:“嗯,如果卡什喜欢这债券,我便压根儿碰都不去碰它。”她扔给我一份《每日邮报》,“你要是真想把我们客户的钱赌光的话,为什么不在保险点的东西上下赌呢。如肯普顿公园赛马场四点半那场赛马?”

我把报纸扔进了字纸篓,“说正经的,我认为这债券也许有利可图。”

“我也说正经的,如果卡什搅在里面,就别做。”她说道。

“要是汉密尔顿在这儿,我肯定他会介入的。”我说。

“那好,你去问问他。现在他该回到旅馆了。”

她说对了。那天,汉密尔顿在东京花了一天时间,与那些资金由我行管理的机构进行洽谈。现在,会议应该结束了。

我转身对卡伦说:“给我接通汉密尔顿的电话。我想,他住在帝国大饭店。快一点。”

我还有两三分钟时间。卡伦只花了一分钟就在汉密尔顿下榻的旅馆里找到了他。

“你好,汉密尔顿。很抱歉晚上打搅你。”我说。

“没关系。我只不过是在补看一些材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此犯愁。这个所谓的‘研究’全是胡说八道。发生什么事啦？”

我概括地汇报了一下新瑞典债券那笔交易，并重复了戴维、克莱尔和其他人的否定意见。然后，我把卡什说的关于日本市场动态的话也告诉了他。

停顿了几秒钟之后，我听到了汉密尔顿那带着淡淡的苏格兰口音的温和而镇静的声音。这声音宛如一杯上好麦芽酿造的威士忌，顿时抚平了我的紧张情绪，“非常有趣，保罗。我们也许可以在这笔交易上做点文章，小伙子。今天上午，我和两家人寿保险公司谈过了。他们都说对美国的股票市场颇为担忧，并且一直在大量抛售股票。他们有几亿美元要投放债券市场，但一直在等待一种新发行的大宗债券，这样他们便可吃进自己想买的数量。日本人你是了解的，如果他们两家都这么认为的话，那就可能还会有五六家也持有同样观点。”

“这么说，卡什说的也许是实话？”

“这事虽然好像有些离奇，但情况也许正是如此。”

“那么，我买它一千万？”

“不。”

“不？”我不明白这话什么意思。听汉密尔顿刚才的话音，这笔买卖好像有利可图。

“买一个亿。”

“一亿美元？真的吗？在一笔人人不喜欢的交易上投这么多钱，好像太多了。实际上，不论是投在哪笔交易上，这钱好像都太多了。我肯定我们手头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现金。”

“那好，卖掉一些其他债券。听着，保罗。赚大钱的机会可是千载难逢的。现在机会来了。买一个亿。”

“好。今天晚上你一直都在旅馆里吗？”

“是的。不过,我还有不少事情要做。所以,你不到万不得已,就别打扰我。”汉密尔顿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买一亿美元可是要冒大风险的,极大的风险。如果我们打错了算盘,我们的损失便会使全年的业绩毁于一旦,而且很难对那些把钱委托给我公司的机构或个人解释清楚。另一方面,如果日本真的买下了三亿美元的话,再加上我们买的一亿美元,那么只剩下一亿美元供其他人购买。汉密尔顿素以偶然会冒些成败参半的风险并能险胜而闻名遐迩。

一个指示灯闪烁起来。是卡什来的电话。

“我们现在正在发售债券。伙计,想好没有?想不想买一千万?我觉得这种债券运气不错。咱们在这上面好好赚它一笔!”

“我要买一个亿。”当我缓慢而审慎地说出口时,喉头一阵发紧。

甚至连卡什听到这个数字也惊得说不出话来。我只听见话筒里传来一声轻轻的“哇!”他让我足足等了五秒钟。

“买一个亿我们就不能照 99 算了。我们可以按 99 卖给你五千万,但另外五千万,我们得按 99.20 算。”

我要是依了他饶了他,我就不是人。

“听着,你我都知道市场上其他人全不喜欢这笔交易。我不过是碰巧喜欢上它了,但我只出价 99。要么按 99 的价格买一个亿,要么就一个子儿也不买。”

“保罗,你不明白这些事的运作方法。如果你要买那么多债券,你必须得按时付款。”

卡什连哄带骗的腔调使我十分恼火。

“按 99 卖一个亿给我,要不然你就留着你那些蹩脚货吧。”

一时沉寂无声。然后,卡什开口说话了:“好吧,你赢了。我们以 99 的价格卖给你一亿美元新瑞典债券。”

放下电话听筒时,我的手直发抖。这是我有生以来经手的最大

一笔买卖。顶着市场上其他人的不同意见,拿一亿美元打赌,使我不禁有点胆战心惊。我的脑海里幻想着种种可怕的后果。如果我们全盘皆错怎么办?倘若在随后的几分钟之内,我们损失了数十万美元怎么办?我们将如何向德琼先生解释此事呢?我们又怎样对把钱托付给我们的那些机构交代呢?

不能老这样想。我必须把这些假定推测从头脑里统统赶出去。我必须把自己头脑中情绪化的胡乱猜测变成精确可靠的计算。我必须放松下来。我注意到自己紧握电话听筒的手指关节都泛白了。我强迫自己放开了手。

面前所有线路的指示灯都在闪烁。我抓起其中一个电话,是克莱尔。

“我怎么跟你说的?十足的蹩脚货。你买了没有?”

“对,说实话。我们确实买了一些。”

“噢,不。”听起来她深表同情,“我们真得对那个卡什提防着点。不过,如果你们还想再买一些的话,你们知道该买谁的。我们的价格是 98.90。”

“不了,谢谢。再见。”

这么说,洛桑-日内瓦银行已经在以低于 99 的原始发售价出售债券了。但是,克莱尔曾提到过他们准备卖空他们没有卖掉的空仓债券,以期今后再回购。怪不得他们的售价低哩。

我拿起另一个电话。

“你好,保罗。我是戴维。你们买了新瑞典债券吗?”

“买了一点。”

“噢,这种债券正在陡跌。我们正在买入的价格是 98.75,再以 98.80 的价格出售债券。我的客户们没一个喜欢它。”

噢,天哪,全都乱套了,价格正在暴跌。按买入价 98.75 算,我已经损失了二十五万美元。就这么认了?我想起一句格言:“趁早止

损,利润打滚。”接着,我又想起另外一句格言:“主意一定,坚持到底。”这话太有启发了。动动脑筋,保罗。好好动动脑筋。

又一条电话线信号灯闪烁起来,还是克莱尔,“看起来,这种债券的情况恐怕不妙。现在我们的出价是 98.50。到处都是抛售债券的人,这种债券看来只会下跌了。你想采取什么措施吗?”

98.50!现在我要赔五十万美元啦。我内心里有个声音尖叫道:“抛!”但是,值得庆幸的是,我控制住了自己,以平静而嘶哑的声音回答道:“不,眼下还不想采取任何措施,谢谢你。”

我往布卢姆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卡什。

“这笔买卖是怎么回事?我想你已经卖出去大部分了吧?”我问道,勉强控制住自己的声音,没有叫喊起来。

“放松点,保罗。我们卖给日本市场三个亿。我们卖给你一个亿。我们卖给一个美国人五千万。我们从其他交易人手里买进了大约五千万,加起来一共五个亿。瞧,现在市场上已经没有了。”

我真想对他尖声大叫一通。我真想在电话里痛骂他一顿。但我没有那样做,只是轻声对他说了声“再见”。

我觉得受骗了,被出卖了,最糟糕的是,我觉得自己愚蠢至极。对于市场行情,谁都有可能判断失误。但是,只有傻瓜才会把一亿美元托付给卡什·卡拉汉。当这种债券暴跌已经成为事实时,他竟然还不承认自己的谎言。我设法给身在东京的汉密尔顿打电话,可是却找不到他。我让卡伦继续打电话,自己苦思冥想,希望能拿出个最佳方案,以便把这笔糟糕交易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在此期间,我整个身心全系于电话的另一端。我第一次抬起头来,看见黛比正在看着我。她一直在静观所发生的一切。那似乎始终挂在她嘴边的微笑早已不见踪影,满脸露出忧虑的神色。

“你刚才说的跳窗是什么意思?”我说,竭力使自己的声音不颤抖。

她挤出一丝微笑,但随即又堆起满脸愁云。

“有什么主意吗?”我问道。

黛比眉峰紧蹙了片刻。我不该问她。解决这个问题并无魔法可言,再说我也不该把这样一个大纰漏的责任推诿于她。然而,就在她停顿不语的当儿,我发觉自己竟然希望她能够指出我曾忽略的一个简单解决方法。

“你可以抛售嘛。”她说道。

我是可以抛售,但要损失五十万美元,很可能还会丢了工作。或者我干脆束手静坐,甘冒更大损失的风险。

我突然非常渴望来一杯咖啡,以便帮助我思考,或者说至少让我手里握着点什么东西。我站起来,朝交易室一角走过去。那儿有一台咖啡机,供应“地道的”过滤咖啡。虽然这种咖啡的味道比速溶咖啡还要糟糕,但是咖啡因含量要浓一些。我揷了一个按钮,拉了一下拉杆,什么也没有出来。我用掌侧砰砰敲打着咖啡机,仍然毫无动静。我对准咖啡机底座狠狠踢了一脚,踢出了一个小凹痕,获得了几分发泄快感,然后大步走向我的交易台。

想想看!如果卡什撒了谎——似乎十有八九是这样——那么肯定还有大量未售出的债券待售,所以价格一时也不会上涨。但是,以98.50的价格,该债券现在的收益率是9.49%,这比类似品级的任何其他欧洲债券的收益率都要高,价格迟早总是会反弹的。如果卡什是在撒谎的话,我不应该抛,而是应该紧握不撒手。只要沉住气,耐下心来,我也许能够挽回损失,甚至还可能赚上一笔。

要是卡什没有撒谎呢?要是所有其他交易员全部错了呢?要是布卢姆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真的已卖给日本三亿美元债券了呢?那样的话,一旦其他交易员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们将被迫补仓。换句话说,就会买回他们不久以前卖空的债券。那时,价格将会直线飙升。到那时,凡是现在有魄力、有胆识买下更多债券的人,都可能会